

史料旬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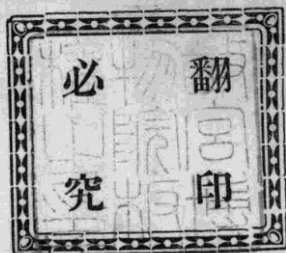
第五期



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出版

史料旬刊第五期

編輯所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發行所 神武門外發售室
 印刷所 京華印書局



價目表		郵費	
每旬一冊	四角	外埠	每期一角
預定半年十八冊	六角五角	外國	每期二角
預定全年三十六冊	十二元	本院發寄刊物均交郵局掛號遞送以免遺失	

本市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上海 文明書局 世界書局及
 天津 其他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史料旬刊第五期目錄

唐孫鎬揭帖案

(一) 唐繼祖摺

(二) 唐孫鎬揭帖

雍正安南勘界案

(一) 尹繼善摺

(二) 張應宗摺

割辦案 乾隆二十三年

(一) 富尼漢摺

(二) 廷寄

(三) 廷寄二

(四) 方觀承摺

(五) 軍機處奏片

(六) 諭旨

(七) 富尼漢摺二

(八) 廷寄三

(九) 廷寄四

(十) 廷寄五

(十一) 廷寄六

乾隆二十四年嘆咭喇通商案

(一) 李侍堯摺二

(二) 新柱等摺七 附清單

(三) 新柱等摺八

福隆安等奏估修寧壽宮摺

道光朝外洋通商案

(一) 陳若霖摺

(二) 阮元摺

(三) 武隆阿等片

(四)武隆阿等片二

(五)武隆阿等片三

(六)愛孜圖拉供詞

道光十一年查禁鴉片烟案

(一)鄂山摺

(二)覺羅瑞福等摺

(三)內務府摺

(四)瞿溶摺

(五)史譜摺

唐孫鎬揭帖案

唐繼祖奏唐孫鎬揭帖摺

給事中臣唐繼祖謹奏爲逆黨固結請置重典以正人心以彰國憲事臣巡察永順鎮筭等處於二月初十日至沅州地方接據湖北武昌府通山縣知縣井浚正月初六日申文爲檢舉事內開竊卑職自雍正五年十月內蒙各憲委署漢川縣事因庸材初任未諳吏治當在省城延請浙江人唐孫鎬作幕厥後署事石首以及試用今職幕中一切事務俱托此人經管其人性情乖張語言放蕩惟於刑名錢穀頗稱練達卑職薄其人而惜其才是以姑容至今詎上年十二月間孫鎬接閱京報見有諸葛際盛討呂留良之義檄忽然瘋狂大作詈罵號呼無所不至卑職再四勸阻加以切責毫不省悟及至本月初三日忽欲辭去卑職詢其何往據稱將赴憲轅遞呈詰其所呈何事孫鎬取出一稿乃毀罵諸葛際盛之揭帖其中言語甚屬狂悖卑職查閱之下不勝駭異伏念卑職仰沐皇上高厚之恩時圖報効不意幕中有此兇頑胆敢造言生事若縱之使去

日後一經查出難免失察之究除將唐孫鎬嚴行看守外理合據實檢舉并抄錄揭帖一紙呈詳到臣臣閱詳甚爲駭異及閱唐孫鎬逆揭語多悖惡意甚猖狂自云士林公憤借罵諸葛際盛之名爲解釋呂留良之計於唐虞之盛世則公行誣訕於悖逆之巨惡則曲肆推崇掩其不臣之迹比於洛邑頑民指其謗訕之書以爲家藏戲筆又謂其評選制藝與講義語錄諸書闡發精詳能窺聖賢堂奧若焚書滅族孔孟在天之靈亦應流涕等語臣披閱未終不禁心顫髮指夫呂留良身入本朝之庠序親沐教養數十年非頑民可比敢以風影全無之事仰謗列聖其子孫猶敢什襲藏家此何等事而孫鎬以戲筆目之大逆狂悖之心與留良父子何異至留良選賣時文刊刻講章不過爲沽名鬻利之術而孫鎬乃竭力推崇欲以此爲留良末減之地試思孔孟之道如日中天程朱諸儒之傳註至精至當何待留良之闡發亦豈留良之所能妄窺况孔孟立教首以忠孝爲重似此不忠不孝之人正名教所不容孫鎬乃云看聖賢情面似應少貸侮聖欺君莫此爲甚臣伏見我皇上尊崇先聖表章正學至誠至敬超越千古近者曲阜文廟上樑之日慶雲紛郁瑞應昭然爲歷代史冊未有之盛

事仰見皇上之心卽孔孟之心異代同符若合一轍昔孔子誅少正卯以其言
僞行僻恐其惑世誣民今呂留良之奸邪悖逆罪惡滔天萬倍於少正卯皇上
明正其罪所以明大倫而崇忠孝息邪說以正人心孔孟在天之靈必當欣契
何至反爲流涕方今大道光昌斯文隆盛之時海內士子靡不歡欣鼓舞思欲
驪首皇途效忠盛世而孫鎬乃欲以危言橫議冀聳衆聽不惟狂悖已極亦且
詐惡實深在留良之邪僞惑世孫鎬從前墮其術中已屬愚頑今留良罪惡貫
盈私書敗露明詔煥發炳若日星中外臣民無不知其爲無耻小人大逆賊子
凡沐聖朝之德澤戴天履地稍有人心者咸思食肉寢皮而後快萬口同聲請
加極典諸葛際盛一檄實出士林之公憤天下之人未盡有其檄而實盡有其
心乃孫鎬獨以中外合請之詞爲違心附和之語而於際盛則極口詈罵目爲
奸賊竊思詔謾之風久爲聖明之所厭薄皇上御極以來日令諸臣直言闕失
詳陳政事以忠讜爲先迎合爲戒大小臣工孰敢獻謏貢佞如諭旨宣布呂留
良之罪惡雖千百世後猶將憤其悖逆爲臣子者何能代爲之寬亦何忍代爲
之寬如孫鎬之言是必人人崇奉留良不顧忠孝之大倫而後可其猖狂袒惡

之禍可勝言哉且海內士子若果以誅留良爲憤何以作義檄者有福建泉州之諸葛際盛造逆黨者有廣東連州之生員陳錫等而置牌奉祀之朱振基與請赦呂氏之唐孫鎬皆出於留良之鄉里孰公孰私其爲門牆黨羽不問可見逆黨固結竟不知有倫紀法度所當亟爲誅殛者也伏乞皇上勅下督撫嚴加審訊務究根株將唐孫鎬立置重典庶國憲彰而人心以正矣狂逆嗥吠之詞本不足上塵御覽但語涉謗訕臣心實切憤恨謹據詳繕摺奏聞並將原揭照樣抄錄進呈仰祈皇上睿鑒施行臣謹奏雍正八年二月十三日

抄錄唐孫鎬揭帖（原名）

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唐孫鎬爲小人之醜態畢露士林之公憤難禁謹瀝冒死之愚衷以救將喪之斯文事竊惟好善惡惡者人生同具之良殺身成仁者志士獨鍾之氣孫鎬浙左布人秉性耿介夙有志願銘刻在心若遇不平之事必以死爭之茲者聞奸諸葛際盛天良喪盡妄作謗書上蔽聖聰下欺士類幾令吾道淪胥斯文掃地此誠危急存亡之秋欲死已得其所將死之言庶裨萬一

願當事大人少垂鑒察則死且瞑目伏念我皇上御極以來澄清吏治綱舉目張撫恤民生利興弊絕勵精圖治之盛心實秦漢以來僅見之明主而說者動以唐虞擬之則失其實矣夫唐虞之世上有堯舜爲之君下復有舜禹皋夔稷契爲之臣都兪吁咈君臣交贊故治化臻於極隆爲千古之所莫尙今也不然皇上曰可臣亦曰可皇上曰否臣亦曰否上有憂勤之聖而下無翼贊之賢此其所以遜於唐虞也即如呂留良著書一事皇上降旨之初尙在疑信相參苟使公卿大臣舉留良所著之正書而力爭之則崇儒重道之聖心自必油然而動無如內外臣工恐干批鱗之咎甘作違心之談此曰挫骨彼曰揚灰此曰焚書彼曰滅族舉朝同聲附和而宸衷益增其怒矣然而聖主好生之德覆載同寬縱使百爾臣工皆曰可殺猶將遍詢於國人以求其一線之生路詎有諸葛際聖者蛇蝎爲心豺狼成性未奉明詔擅作檄文飾奸爲忠希圖倖進孫鑄披閱之餘不禁髮指竊恐此人得志吾輩死無噍類不得不披肝瀝胆剖心泣血爲當事大人陳之其檄云留良私造日記捏誣聖德夫際聖果親見此書何不於諭旨未降之先明揭其奸以申大義乃於事覺之後而始發聲狂吠小人之

醜態畢露矣又云留良之子孫窩隱毒孽固結不改夫留良所著之書盈几充棟爲子孫者豈能於遺編千卷之中吹毛求疵而泯其跡此亦事之無足怪者又歷叙我朝之世德而爲詰問之辭夫太祖太宗之功業半在留良生前聖祖與皇上之勲猷半在留良死後舉其生前死後之事以詰之此誠千古之怪談也又指留良爲呂產呂祿呂布之後而自稱爲諸葛武侯之裔夫呂姓之不肖者近代尙不乏人何不云福建之呂惠卿之族類而反遠追產祿乎推其意必以惠卿之品行可師可法是以隱忍不言耳至於武侯子孫捐軀報國靡有子遺史載昭然嶺南支派多係亂臣諸葛恪之後際盛豈即其種類耶不然何其性情之相似也且際盛獨不見四書講義乎講義一書闡揚聖道至精且詳海內文人莫不宗之聖人復起不易其言惜乎皇上日理萬幾無暇繙閱此書而左右近臣又因聖怒未解不敢冒昧進呈致使留良家藏之戲筆日暴日彰傳世之嘉言日隱日沒而讒諂小人遂乘間而肆其訕謗矣其最可危者外僚之奏未齊廷臣之議未定而自際盛吠聲一作即有一二敢言之臣亦爲之氣阻萬一我皇上誤信其言以爲國人皆曰可殺殆無疑竇將見焚書燬板即在目

前夷族戮屍諒難寬假傷心哉古聖賢之奧義悉付諸崑岡烈火之中數十載之枯骸飛揚於青天白日之下尙陽堡內朝朝聞穉子之啼天蓋樓頭夜夜聽幽魂之泣讀書明理之士無不爲之寒心孔孟在天之靈亦應爲之流涕可憐八十餘年養士之恩幾幾乎墮於奸賊一人之手當事大人皆弗能救與能救則此其時矣尙何待乎如其不能請將此檄繕呈御覽並將孫鎬解赴京師願與奸賊際盛面質於勤政殿前俾孫鎬一片赤心得表白於大廷雖置鼎鑊解衣就烹倘蒙聖主垂憫愚忠恩施格外赦呂氏闔門之罪焚其邪說留其餘書斬際盛之頭以懸示天下上自公卿下逮庶人有不同聲稱快者孫鎬甘心寸磔以報我皇上必無悔然則留良果無過乎而非也留良之過誠大矣留良之功亦不小當我朝定鼎之初海氛未清東南諸郡尙多洛邑頑民留良自附前代儀賓之後不覺悞入頑民之列此其過也至其生平著作若講義若語錄與夫評選兩朝制藝反覆辨論義理透徹直能窺聖賢之堂奧兼可啓後世之顓蒙此其功也雖筆底微勞不足以蓋逆天大罪然看聖人情面似應少爲之貸此則大公至當之論也然則皇上之諭旨猶有未協乎而非也皇上目之所見

惟此數章邪說苟使半載以前早閱留良講義等書聖明必爲之擊節總之天威之震怒耳目未周也臣工之緘默顧恤身家也而際盛之狂吠則是行險以徼倖也夫殺一庸夫俗子以竊取富貴人情尙有所不忍奈何親讀其書身受其益而欲殺其滿門以求逞其欲豈非衣冠中之禽獸乎孫鎬草茅下士何敢掠美市恩也作威作福惟辟主之事濟則君之恩也國之福也士之幸也於孫鎬何功之有不濟則身受極刑貽笑天下尙有何美之可掠何恩之可市哉孫鎬時凜聖訓何敢袒護同鄉也言背乎理縱秦越其奚補言順乎情雖鄰里亦何傷況浙水東西昔分吳越先世無葭莩之親後輩無一日之雅固不必引避嫌疑也孫鎬生逢盛世何敢背逆天命也文運之隆替關乎世道之盛衰考諸往古歷有明徵矣今之文運不爲不隆若人人效際盛之猖狂未必不流於替故當無可如何之際而迫爲不得不然之辭聊以報君恩於萬一耳是檄也感悟天心十之一身罹法網十之九然與其與無耻之諸葛際盛並生陽世何如與儒雅之呂氏父子同歸陰府也嗚呼仲山甫之不作魏鄭公之已亡朝廷已無諍臣草野復生孽畜後之修史者不幾笑我朝無人物乎雖然莫謂無人也

猶有不怕死之唐孫鎬在雍正八年正月日

雍正安南勘界案

尹繼善摺

臣尹繼善謹奏爲奏明遵旨辦理遷隆設隘情形仰祈睿鑒事雍正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兵部火票遞到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內閣奉旨密諭據張溥奏稱廣西遷隆峒土官黃震中聽練總廖廣圖利與安南之萬甯州土目構釁並將遷隆峒移文抄呈等語朕細覽情節起釁之由實自練總廖廣而從前勘界委員或未經詳查惟聽土官之言遂爾立隘設防亦未可定但安南土目語意倨慢漸不可長而該國新喪暫又未便理論著張溥傳諭尹繼善金鉉張應宗等且不必移詢安南國王並佯爲不知密差查隘先將練總廖廣嚴拏究治以服其心如地界果有侵佔即明示賞還不可支飾回護倘我並無侵佔而彼敢於構釁督提大吏亦暫不必行文密令鎮道等移咨開導先示寬大而後加嚴切庶得理得體而措置無難欽此並抄發廣東提臣張溥原摺到臣臣查此案先於上年十一月內准廣西撫臣金鉉咨會准安南國王咨稱萬甯州與

遷隆接壤限以小河一帶疆域宛然今遷隆土州差目不於內地隘口設汛乃於萬甯州之渠那邨掛牌建營請查明舊跡申飭差目撤回等語臣以事關邊境隨即飛檄飭查旋據左江鎮臣霍昇南甯府知府張漢各稟報從前查勘設隘時因土官指稱渠那地方係入隘總口向曾設隘於康熙三十二年撤去今應復設總隘勘員據以詳題今細察情由因彼處爲陵陟私鹽出入之所陵陟土目於此抽收鹽稅土目廖廣黃賢光貪圖其利愚弄土官指爲舊隘致起爭端臣正在行查間接奉密諭跪讀之下仰見我皇上懷柔外域至大至公指示機宜無遠弗照俾臣等得有遵循不致辦理錯謬當即札致撫提二臣悉心商酌隨據南甯府知府張漢稟稱奉撫臣諭令親至渠那會同安南萬甯州土目會勘界址臣查渠那屬內屬外原可詳訊土目即得明晰現經奉旨不必移詢安南先密差查隘自當遵旨辦理未便以知府大員輕至夷地與外域土目張揚會勘不特恐起夷民驚疑且一經會勘倘夷目稍不遜順未免難於收拾所關匪細隨即專差馳驛飛諭該府先將廖廣黃賢光拏究以服陵陟之心一面密行查勘的確具報再爲酌奪斷不可與夷目會勘亦不可支飾迴護去後茲